

地 址：青海西甯西川徐家堡大路南

# 蓮花池裏

通訊處：青海西甯鎮海堡郵務信價轉

## 蓮花池裏

笑僧

一，記不清年月

那是幾時？

一橫豎是我獨自一人，在一個孟夏的傍晚，霞光半天

，清風一肩；那白禿的北塔山上的晚鐘，和壯嚴的皋蘭山  
上的青煙帶；而且，鐵橋上的乘涼客，男男女女，紅紅綠  
綠黃河上的划子，隨着水波，顛簸簸，攸攸然，順流

而下，當划子穿過橋底時，橋上的乘涼客，一個個喝叫說  
笑……這些色色形形，花花樣樣，非我這枝禿筆，一否  
，就是閨女們描過花樣兒的新筆，我也描寫不成字句，吹

噓不到紙上。這只好讓偉大的藝術家去描畫吧。

就是這麼一個夏天的傍晚，是我獨自一人漫遊蓮花池！

。而今？天！在回憶中，蘭州！蓮花池！

那是幾時？也記不清楚了，大約是二年前吧！

到 民 間 來

第 五 十 期

中華民國廿二年十月六日

目錄

蓮花池裏

笑僧

天國

二，龍王廟遇點  
一位妙齡女郎，坐在龍王廟門前的石階上。我付她！  
她也會進過幾天學兒，

投過幾天師兒，

念過幾天書兒，

好歹也認得幾顆字兒。

她兩手捧着豐潤的雙頰，閉着口兒，一也怪，說不來  
，在鼻孔裏哼着幾句曲兒。聲音極清幽，而且細微。  
『聽不清你哼些什麼？

一味子咿咿唔唔。

女郎啊！

請把聲氣放大些！

字兒咬真些吧！

她不言不語，

竟扭過頭去。

再也不譯了，

反而—

我畢竟着沒意思。

一會兒，起來，左右裏打個轉眸，抖了抖土，便要回

去，我默罵了：

「一時冒昧，

觸犯了—暫且稱謂—妹妹：

打斷了你的心曲，  
攬亂了你的肺腑，  
啊！慚愧！慚愧！

啊！恕罪！恕罪！

却又不去，背身兒又坐在石闌干上。沒有聲息，我却  
步她的調子也咿咿唔唔的唱起來：

『孤獨的蝴蝶呀！

伊家們！

三三兩兩地，

雙雙成對地，

去吻着花的唇，

你……？』

這是否是胡懷琛的小詩？也忘記了，—也許是對她的

編弄吧！

『這不是殘春，

正不該—  
門掩深關蕭寺中。

管甚麼花落水流紅？  
請拋却閒愁萬種！

無語獨坐，  
幸毋怨東風。』

這裏又編弄了，但她總不則一聲，仍是背着面龐坐着，只給我那條又黑，又長，又光，又亮的髮辮，和粉撲塗的耳根，—以至於舞袖與飄裙，在晚風裏。我急了，便土着胆子。

『哈！

女裙釵，

妳怎麼不轉過臉兒來？』

我大聲叫了，她竟一竟自起身入廟去，我也進廟去。  
走過正院，穿過迴廊，那扇一個雙扇門，她豁啷推開，進去，又轉回來。

雙手關門，

只留若小一個縫。  
縫裏只探出一隻眼睛，

半個鼻孔。

小半來桃脣，

桃脣，

傳出了『加回去』的妙音。〔註〕

說罷，乒乓，關了門，沒有第二個聲息，我呆呆地立着，不知多大時兒。

(註)加字爲蘭州方言特有之音，現在之意也。疑即

『時下』之切轉。

三、蓼花深處灑紅淚

『船中載酒古狂多，柳絮風前，不可輕如柳絮。

琴上無絃真樂在，蓮花池裏，何必定有蓮花。』

在蓮花池的許多對聯裏，我心愛的只有這一付。

怪遊客門的意乖嘴長，說：『蓮花池，可沒有一枝蓮花，東池蓼林，西池蓼叢，不如「蓼花池」還較名實相附些，且「蓼花」二字，比「蓮花」新鮮些，』及至遊到這裏，一湖心亭上，看了這付對聯一後，反覺「蓮花」二字比「蓼花」有意思多了。

這是初遊蓮花池的客人們的共念。但，這付木刻對聯，不知幾時叫小竊兒搬了家去，一去做燒柴或自己預備自己的安樂宮——華棺。

一時，清風徐來，蓼葉相撓，發出了嘶嘶的哀音，哀音，哀音，牽引起我心頭之哀音：

『身負着創痕，

足踏着紅塵，

蓼花叢中，

哭兩聲苦命之人，

那不是明林，

他只確是——

一位少年英雄，  
沙場上，

搖旗揮戈，

曾立過第一功。

到而今

棄甲曳兵，

抱膝兒獨自呻吟，

朋友啊！

苦命人遇見了苦命人！

那不是柳池，

誰像你如此落魄？

誰像你如此飄零！

青坂歸土，

何處無你的腳印？

何處無你的淚痕！

到而今

依樣是欲泊無岸，

一任沉淪！

朋友啊！

苦命人遇見了苦命人！

我——

淪落天涯，

倦臥於寂寞之寒林，

泣涸了淚泉，

叫喳了嘵嘵，

這淚河泊不回明林的客船，

這叫聲達不到柳池的耳門，

一任我們！

客途上各守孤零！

朋友啊！

苦命人遇見了苦命人！

歸來！朋友！

抱頭兒同哭一聲：

「苦命之人啊！」

（右題：苦命之人啊！）

何年傳幸福之音。」

這似乎在什麼刊物上發表過？……但，回憶中吟哦到

這裏。

## 上學歌

香兒

天天到學校，

所受的功課都知道，

不懶惰！

不遲到！

學期終了，

我的成績一定好！

十一小校高一年生

胡佐邦

## 追兔兒

十一小校高一年生

胡佐邦

追追追，

跑跑跑。

這個兔兒的胆子小。

黑狗呵！快追，

哈吧兒，快跑！

跑來跑去我也乏了狗也乏了。

氣兒緊喘，心兒亂跳。

便躺在樑干上，長口氣道：

「算了一！算了一！」

一週來爲着平時試驗的緣故，課室內沒有放過掃帚，因此灰塵飛揚，草芥狼藉；噬書的蠹蟲，播病的黴菌，和那些傷人生命，危害社會的一切骯髒東西，充滿了棟樑。這實在是一學校，一社會，一國家的不良現象啊！昨日自治會開例會，合校的小朋友，一致通過某君的舉行大掃除的提議，午後三時，便實行掃除。那時灑水滴的，撒掉椅子

的，開窗的，整戶的，掃穢物啊，桑拉吸啊，拂案頭啊，揩玻璃啊，急急焉，惶惶焉，好像急風刮秋後的葉，強暴萬么麼的窓似的，被一個鐘頭，若大的幾處課堂，便窗明几淨，屋宇清平了。小朋友！今日的中華，隨處是病菌，獨地是蠹虫；肉眼見不到的東西，到處潛伏着，隨在而是以危害國家和民族。小朋友們啊！振起我們今日的精神，來掃蕩這危害國家民族的隱患，好求全人類全世界的安全。